

帘影雞聲錄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七年十月再版

帘影雞聲錄

定價一角二分



編輯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中華圖書館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行所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帘影雞聲錄提要

此書爲廣東陳偉業先生傑作書分上下兩卷上卷述一女學生之敗類結識某顯官私窩改爲公館龜奴榮任檢查民怨沸騰家庭慘變描寫官場醜態可謂窮形盡相下卷則寫落魄軍人入山行獵日暮途遠投宿村家主人好客設酒殺雞作長夜之飲同坐有航海家實業家老學究各叙生平慷慨淋漓談諧詭譎無所不至而尤以軍人之言爲最沈痛有功不賞撫髀興嗟愛國情深憂時念切出以雅馴之詞發揮諷諫之意是實大義微言匪可僅以小說目之也

清 朝 逸 史

虞山蔣志范先生編纂

常熟蔣志范先生爲史學大家尤熟清代掌故其所著書歷經教育部審定刊行并曾給額褒揚近又著清朝逸史精確完美迥非市上所售關於清代之紀載各書所可比約舉四大特色（一）考證精詳凡於時代地理人名爵諡年齒官秩科名以及親族譜系師友淵源皆考訂無訛（二）見聞廣博其搜採之博洽固不待言至若翁師傅沈北山錢司業李世忠某侍郎等篇尤皆得其秘聞從未經人道及足使讀者耳目一新（三）議論純正據事直書無所迴護凡偏駁疑似之談概從屏絕（四）次序分明從清初至清末分朝順序編紀設閱者欲攷索某朝之軼事祇須隨檢卷數頁數便得其餘優點甚多不勝殫述既足供清之資史館採取復可備文學家清談之助并便學校歷史科參考之用書分四卷都十餘萬言書印無多愛讀者幸速來購每部洋裝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帘影雞聲錄

（偉業）

第一篇

燃犀先生曰。一日爲星期日。羣飲於酒樓。執觥舉箸。狂吸大嚼。霎時酒痕狼藉。肴核遍地。客乃欠伸顧盼。醉語呶呶。蓋其腹已滿塞。酒肉其談吐。遂卽豪壯。衆論雜沓。不似頃者之寂寂矣。時一胖子方倚欄作遠眺。忽招手曰。衆盍觀乎。羣聞言一擁至欄。胖子努嘴示意。一少年就其所指處視之。見一妖嬈。長裙委地。金練懸胸。方裊裊而前。一長身者忽失聲曰。彼人耶。一性急者問曰。伊何人。汝乃識之。長身者無語。及此妖嬈行後。羣復歸座。性急者又問。長身

者曰。子欲知其人乎。語之其言甚冗。諸君果耐聽者。吾滋不憚煩。一粗豪者曰。吾儕酒酣耳熱。正欲得醒酒物。君且恣言之。於時羣之爲狀至不一。有目灼灼者。有狂吸淡巴菰者。有坐者。有隱几而臥者。長身者。乃獨據一胡牀。以背靠壁。徐徐言曰。此豸爲一天方教徒之女。目下則固煌然某官立女小學教師也。其姓名曰錦。必私其父前隸綠營。由茶房而晉至外委。則以爲我官也。顧其官之代價。乃以面皮之血。換來。嘗有莽人與之齟齬。擲之以掌。其面絕無紅迹。莽人異以告人。異史氏曰。其面皮已無血。又安得紅。抑知錦某之所恃。卽在面皮無血。否則早淪爲餓殍矣。有相者且謂其秉此異質。他日必能廣得利祿。異史氏曰。相者之言確哉。夫利祿。

面與面皮之血不能兩立也。錦某聞術者言，益自負不凡，恃此以往事皆慊意。不數年，已成小康之家。而又天眷特隆，更錫一幹蠱之女。卽頃所見之人也。錦某亦有子，但爲狀殊蠢蠢。其女則迥異常兒。平常女子多胸懷狹隘，覲覲瑟縮。而此女幼時卽休休有容，不與物忤。異史氏曰：此女蓋深得其父之異質遺傳也。錦某愛若掌珠，嘗指以語人曰：此吾家之門楣也。知子莫若父，及今觀之，斯言信哉。時省垣已設有女子學校，錦某固善趨風氣者，且其屬望於此女甚大，遂毅然送之入學。顧此女之聰慧，乃在彼不在此，對於功課直類乃兄。叩之竭然。錦某殊不過問，且曰：有徽章焉，有校服焉，何必讀書？異史氏曰：錦某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此女深能

滿其父之欲望。絹遮革履。不畏多露。長於交際。能得教師歡。尤能克諸男子。其交際之程度。直遠追孟嘗君。待客有門下乘車之別。然其晉階之例。則不在於彈鋏高譚。而在於金錢勢力。質言之。蓋以金錢勢力爲比例差耳。論者謂此女有此卓識。不可謂非獨具隻眼。宜錦某之愛若掌珠云。然女於此時。雖結識男友不少。惟在彼眼光。尙無愜意之人。謂餘子皆碌碌耳。世非利祿相兼者。安足妻我。其自待如此。無何。風雲變幻。鼙鼓聲喧。武漢揭竿。五方響應。省中一次獨立。二次獨立。人民陷於恐慌。武士疲於行役。而錦某反因是而得償其夙愿焉。天之報施錦某。可云厚矣。然錦某之發跡。實其愛女之力。性急者。問曰。其女殆效花木蘭之從軍歟。粗豪。

者起而叱曰。汝但聽長身者曰。我先不云乎。此女固長於交際者也。時有某貴人曰。夷貴道者。喧赫一時。言重九鼎。顧其人佻健自喜。儘日徜徉柳岸。藉飽眼福。一日偶與女遇。則如飢鷹之見小鳥。眸子瞭焉。亦趨亦步。不知是何法術。卽已眉語目成。好事者觀其返步迴翔。相與喁喁細語。異史氏曰。相逢何必曾相識。性急者問曰。此卽所謂交際之能事乎。長身者曰。此其先導也。貴人旣與錦女相識後。好事者常見其聯袂牽手。旁若無人。好事者更謂二人一見如故。卽夕聯床剪燭。歡若生平。性急者攬言曰。此人之所難能也。異史氏曰。錦女讀書時。幸不曾識得廉恥二字。否則無此氣概矣。自是如鶼如鶼。愛情濃郁。貴人遂常主其家。旣又謂屋殊歎。

仄。不稱觀瞻。於是遷居一渠渠夏屋。傢私用具。華洋兼美。更不惜
 貢其鏹來之金錢。以供美人揮霍。以爲非金屋貯之。且不能稱其
 愛憐之心也者。此美人既得金。則爲狀益媚。貴人處此。大有是鄉
 樂足以終老之概。性急者問曰。貴人開礦耶。其金胡稱鏹來。長身
 者曰。然。但他人開礦。須入礦井掘取。彼僅鏹去地皮若干。乃公已
 一生吃着不盡。異史氏曰。此我國官吏專利之實業也。性急者問
 曰。後此何如。長身者不答。性急者又問曰。汝說畢耶。胖子聽時。初
 不言語。但有點首。此時乃笑曰。彼殆欲得酒耳。少年聞言。乃爲之
 按鈴。命侍者取酒至。長身者趨前。持酒作牛飲。燃犀先生曰。長身
 者腹中滿貯典故。惟嗜酒。顧飲酒時。其語乃不能出。諸叻但在喉

間作咕嚕咕嚕聲。及枯腸盡潤。則其語卽似決諸東流。滔滔不絕。若言之過久。又更須酒矣。長身者一吸盡其半瓶。其氣益舒。其言益振。乃繼續言曰。吾乘茲酒氣。一詳貴人之閥閱。貴人之父。人莫能舉。然其幼時。已異常兒。年才舞象。卽任某要塞之差官。敏慧機警。善伺人意。人多愛之。好事者謂其曾食某兵官以餘桃。故某兵官尤不能須臾離。而貴人旣得某兵官。待以另眼。則意氣洋洋。說者謂其今日之貴。卽於此時基之。異史氏曰。說者之言確也。未幾政府改練新軍。有弁目學堂之設。某兵官乃送其入校。愬愬半載。卽告卒業。貴人卒業後。仍返某兵官處。此時貴人益足自豪。旣得某兵官之寵。又具此湛深之學問。遂儼然國家干城。跨馬佩劍。據

鞍顧盼。貴人貴矣。貴人本工內媚。既貴之後。益縱情色慾。魚姑蜺妹。皆其所昵。揮霍大施。而羣雌粥粥。盡屬多情。咸有所饋贈。於是悉貴人一身。皆爲紀念物。所據此物。殆如相思子。能應候而生。刺激貴人。受此刺激。卽復感念曩時溫柔鄉之樂趣。彼美之恩情。其味醇醇。大有橄欖回甘之況。燃犀先生曰。妓女之饋贈恩客。大率皆用此物。謂其勝於相思子云。好事者又謂貴人後得遇某名妓。是妓美極。廣頰大額。肥如竹鷄。貴人嘗撫其背曰。美哉我愛。吾何修而得此。名妓回眸斜睨。嗤焉一笑。貴人爲之軟化。從此極力報效。匪伊朝夕。名妓感其情。思得所報。會名妓幼時。得術者秘授。能咒人身體發出一種異香。非極昵者不輕貽。貴人非泛泛比。名妓

遂爲之施術。嗣後有與貴人接者。莫不聞異香撲鼻。如坐春風之中。好事者浴迫而觀之。始悉其源發於左足板上。足心一小孔。有涓涓者沁出不絕。異香蓋自茲出也。如此忽忽歲月。某兵官因國體之改變。與新進不相得。揣返珂鄉。貴人從之。臨行走別名妓。依依不捨。泣數行下。貴人誓以不敢或忘大惠。得間必圖報稱之言。名妓始揮手令去。貴人後此徧告其友。謂當日虞兮一曲。方之尙遜。言間若甚得意。異史氏曰。貴人足以自豪矣。貴人自返珂鄉。益覺蕭閒。顧其此好身手。何可放置。則日徵逐於桑間濮上。久之。床頭告盡。彼粥粥者亦多避匿。貴人雖工內媚。至此全歸無效。只得暫屈家中。貴人固有誥命。然其誥命在母家時。實一村姑。但諳飼。

猪養鴨殊欠丰韻。用是不得貴人歡。至是乃與稍狎。所謂慰情聊勝於無。顧不久卽厭。儘日咄咄肆詈。謂新進紕謬。至令乃公困蹇。異史氏曰。貴人躬負兵略。大才如許。乃令鬱鬱牖下。是誠新進之惜。詈之宜矣。果未幾。新進不能與碩德清望相頡頏。遁走海外。中央任某顯官。開府本省。固某兵官之稔交也。貴人聞之。擊桌狂喜。曰。乃公之權利。可以回復矣。於是彈冠俶裝。走謁某兵官。某兵官覩其至。卽令門客疾揮一函。貴人挾之。卽夕買舟東下。抵省不逾晝。好事者卽見貴人乘輿前呵。辟易途人。蓋貴人已據要津矣。貴人雖事集。顧貴人才高。措施良易。故每日多有餘暇。施施六衢。目光灼灼。貴人殆有所覓也。錦女如天之幸。乃得與貴人遇。拔諸

稠人之中而加諸錦褥之上。錦女固喜。貴人亦未嘗不喜也。若錦某則更狂喜。蓋錦某更事久。料事多中。錦某尤深信其愛珠眼力。高出儕輩。自能覓得佳壻。貴人位尊多金。得此何啻尋着寶山。若曰吾女眼力誠偉。必能光及門楣。吾老懷慰矣。錦某又自言年來運氣乖舛。彼新進者。乃謂吾老而朽。無所取材。棄置不用。尤醜詆吾之面皮無血。抑知吾有此異質。術者且謂可以廣有利祿。彼詆吾者。殆由妬之一念使然耳。今者吾女獲侍貴人。吾即可藉此爲雲爲雨。蛟龍豈池中物。但欠此耳。今旣得之。何事不可爲耶。異史氏曰。聽錦某之論。則知其更事久。爲不誣也。性急者問曰。錦女嫁此貴人耶。長身者曰。此則吾不知其臥同一衾。則好事者謂爲確。

也。子何急急。姑耐之。吾說快畢矣。錦女既與貴人遷居夏屋。出則同車。枕則同夢。雖不夫婦。而儼成伉儷已。貴人髻鬢之時。雙頰如蘋果。身體瘦削。狀至可悅。距此倏忽。爲年已屆不惑。顧其體格。乃不隨年齡而增加。但容色則萬不如前。似血質過多。管不能容。故冒出於面而成癰。而貴人則以爲狀較前美也。異史氏曰。貴人誠美。然其美乃與人異矣。貴人固自以爲美。好事者則謂其所擁之美人尤美。此美人之美。直與貴人前昵之名妓初無伯仲。貴人嘗執以語美人。美人聽之笑吃吃。殊無妬容。美人尤能作種種媚態。以悅貴人。故美人有所陳述。貴人匪所不聽。諸子不曾憶美人曾受業於某女校乎。其曾卒業與否。余初不明了。但見其有所談吐。

新名詞輒隨口而出。錦某則盛稱其女飽學。卽貴人亦大佩服。以爲較己勝也。美人頗受其父及所歡之稱許。心癢不已。卽勸貴人爲之謀取此教席。好事者謂美人之欲執教鞭。初非關於經濟問題。更非欲盡其個人義務於社會。不過欲藉此頭銜。用爲炫耀。異史氏曰。好事者之言信也。性急者問曰。似此亦足擁皋比耶。異史氏曰。以貴人之力。何施不可。長身者曰。錦女旣爲教員。則吾此後宜稱先生矣。聞某校生言。錦先生上堂。亦能呶呶作新學家語。發揮自由平權精義。尤覺透闢。能言人所不敢言。惟學生中則多羞瑟作小。家女子態。聽錦先生言多面頰如鮮桃。良不如錦先生之大方。卽校中同事亦自愧口拙。弗如遠甚。錦先生之交際。則益爲